

思想火花

无痕有味

一个脾气暴躁、根本安静不下来的朋友想去学书法，我们都委婉地劝，书法这种艺术根本不适合他。

我们都觉得书法是一种持之以恒的艺术，别看那些简单的笔画，起起落落间都有学问和讲究，真想要写一笔好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仅要能静坐下来，而且需要心无旁骛的态度，心清，心静，心净，心明，还需要灵感和悟性。

实际点来说，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快，整天忙忙碌碌地过日子，根本无闲暇无闲心无闲趣去钻研。说白了，它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虽然可以让人生锦上添花，却不是生活的必需。

而这个朋友的生活和习惯似乎一样也和书法不相连，他是个热闹的人，平时没见他有安静的时候，总是风风火火的，似乎前面总有十万火急的事在等着他。况且他刚在生意场上栽了跟头，以我们的见解，练字这件事于他不相宜，也没什么用处。

这个朋友依旧一意孤行，不但每天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抽出时间来练字，而且还跑到郊区的园林拜一个老师傅学园艺。我们更加不解了，这么个粗枝大叶的人，会有侍弄花草的那份耐心和细致吗？

朋友一改往日的急脾气，不理睬我们的置疑，默然不语，每天兴兴冲冲的，在他所谓的理想路上奔忙。

正如大家的料想一样，一年多的学习，朋友在书法上的长进并不明显。园艺呢，也是浮光掠影，除了花费了大把的时间，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。

然而，另一个心细的朋友却发现他走路说话的速度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从前的大大咧咧，总是风里来火里去的模样，现在竟然慢了下来。仔细观察，还真是如此。脚步一慢，就有点闲庭信步的意味。说话的语速慢了，脾气竟也变得好起来，慢悠悠的，没想到他这样火爆的人也能与温和亲切搭上边。

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，朋友脸上的笑容多了，要知道，他从前可是一块冰，整天冷着脸。现在突然发现，他笑起来蛮可爱的，阳光，清新，像春天树枝上刚绽出的那一抹嫩绿。

看着如今温柔文雅的朋友，我想到他执意要学的书法和园艺，直到现在，于他的生活也没有半点实际的用途，没有因为一心钻研而成名成家，反而是为此花费了很多宝贵的时光。正如没有一分付出会白费，这些宝贵的时光让他有机会静下来去观照自己的内心，去思考该如何更好的生活。

这个朋友的故事让我想到一个词语：“无痕有味”。他没有因为练字就成为书法名家，也没有因为学习园艺而成为园艺大师，可他却因为沉下心来学习而让自己成为美好的人。这就是有味道有意义的好事。

朋友的故事也许只是个例，并不适合其他人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有自己的喜好和适合的路。但“无痕有味”的事却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。

钱钟书先生说：“理之在诗，如水中盐，蜜中花，体匿性存，无痕有味。”盐、糖、酒、花、风、时间……尘世上，无痕有味的事物有很多，浅层的深层的，简单的复杂的，味觉的嗅觉的，听觉的视觉的，汇聚成人心的通感。品尝酸甜苦辣咸，看花，听风，欣赏风景，感受人世冷暖，无痕有味，慢慢在时光里成长。

（耿艳菊）

情感天地

去乡下出差，经过一个集市时，买了顶草帽，戴在了头上，走过一个个村庄，穿越一片片庄稼地，最后带回城市，挂在了书房里。

这种用麦秸辫编成的帽子，母亲会做。小时，母亲种毛麦——秸秆细长，是专门用来掐辫子的，收获了麦粒后，留下秸秆，运回家，然后坐在院子里，一根根整理，将麦秸掐头去尾，只剩下中间最柔软的那段，统一收集起来。有空时，开始掐辫子。先将麦秸秆在水里泡过后，再包在她的蓝布围巾里，夹在腋下，掐的时候，一根根抽出来。

编草帽，要麻烦一些。母亲从别人家借来一顶，比着葫芦画瓢，先用柳条编出模型来，再用掐好的麦秸辫一圈圈绕着缠起来，很麻烦，要用半天时间，但母亲终于做成了，虽然看上去，不如人家买的好看。

母亲戴着这草帽，顶着烈日，去田间锄

草，去赶集卖鸡蛋，或者去走亲戚。母亲说要给我做一顶，但我坚决不要，那时虽然读小学，但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审美观。总觉得镇上商店里卖的那些才好看。许多年后的今天，我才认识到，质朴远比浮华要美。

母亲去田野锄草，回来时，草帽总不空着，用手托着，沉甸甸的。里面装了苹果、梨子什么的，有时还有葡萄，是那种比较小的山葡萄。田地大都在山下，母亲干完地里的活，顺便到山里去，摘些野生水果。那时，山上有很多野果树。当然，得会找。我和小伙伴们去摘，总也找不到。

有时，母亲的草帽边上，插着一根根草棒，上面一串串蚂蚱。于是，饭桌上便有了一盘金黄的荤菜。那年月，肉很少吃，没钱买。来自山野的蚂蚱，能稍稍安慰一下我总觉寡淡的口味。



艺苑

返影入深林

周文静 摄

随笔小札

雨夜

朋友长期失眠，苦恼至极，偶然结识的一位心理医生，告诉他一个良方，果然奏效。很简单，就是向他推荐了一款催眠软件——听雨声，有细细绵绵的，还有雷鸣暴雨，雨水落在山谷、森林。那一夜果真应了古人“雨夜好睡眠”的说法，让朋友酣睡了一场，在细密的雨点中，闪回到幼年时雨季的纱帐前，忘记自己身在异乡。

雨夜，令人生暧昧的两个字，有多少美丽或无奈的故事发生在雨夜？雨夜是失眠者的天堂，对我而言却是深情又闷骚的半醉微醺夜。

一个闪电分解了烦闷的大气，空气里骤然落下一丝雨气，那莫名的清冽扑棱棱穿窗而入，继而而是雨打落花的肆意。不论睡得多沉，雨水中滚烫的柏油味，焦干的土壤里蒸馏出的热辣气息，将我激醒。掩窗，倚窗，独于这午夜，像一个偷窥者，看这雨的狂欢。昏黄的路灯，光线氤氲的

雨气，滴答滴答，地上的水泡混合油湿的泥土，我仿佛嗅到了一缕神秘的气息。

雨水把花园里的樱花打落一地，此刻夜深人静，令人心碎，樱花短暂的一世，让我领悟到了“来自何处，回归何处”的概念。柳枝摇曳着迎合着雨的温存，似一场如梦似幻的倾城之恋，温柔得像拂过情人熟睡的睫毛。

这个世界上，好多东西都在雨夜发生，诺言与谎言，绽放与颓废，理智与悲伤。我们都天真地藏起自己的心事，努力保持一种最好的状态，就像这场雨，急了就是暴风骤雨，缓了是淅淅沥沥的，而此刻刚刚好，不疾不徐，仿佛是心底里美到极致的“欲望处生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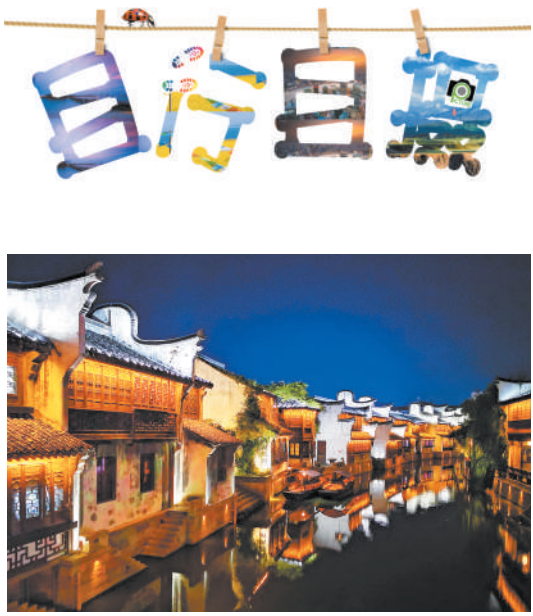
想到雨中的情事，有西湖边许仙与白娘子“西湖雨天一柄油纸伞与你共执”的隽永，有“眼睛为你下着雨，心里为你打着伞”的挚爱，

有次，跟母亲去很远的地方赶集。她听说那里的鸡蛋卖得要贵一些，就挎着一篮子去卖。路上，阳光毒辣辣的，母亲把她的帽子给我戴，我不要，扯了路边柳条，做了个柳条帽。那天，鸡蛋终于卖完后，母亲要去给我买糖葫芦，我跟在身后，眼睛不够使，再抬头，竟找不到母亲了。我忍住不哭，踮起脚，望向周边的人群，只看到一顶顶草帽在攒动，但我能清晰地辨别出母亲的那一顶。

从那以后，我对母亲的草帽无比亲切。

那年，镇上的流动放映队到我们村，放映电影《人证》，我学会了主题曲《草帽歌》，唱给母亲听：“妈妈，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：很久以前我失落了那草帽……”母亲一边微笑，一边认真听。

（曹春雷）



《夜色撩人醉》

静谧的夜，夜色撩人醉。

拍客：汤青



《窗外风景》

窗外的绿植和盆花交相辉映，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拍客：王慧



《“爱心”茄子》

呈“爱心”形状的茄子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拍客：郭珑骅



《花开花落》

荷塘里的荷花，一个绽放正艳，一个凋零落败。花开花落，寓意着人生的跌宕起伏。

拍客：王会舜

诗路花语

毛衣

母亲织给我的毛衣
在时光的尘埃中褪色
那是姥爷旧毛衣上拆下来的毛线
历经洗烫 绕线 针织
过年时
就是我最漂亮的新衣

毛衣的款式
在岁月的潮流中过时
我渐渐嫌弃这件土气的毛衣
羡慕别人精美的羊毛衫
母亲默默地将它洗净熨平
小心翼翼地折叠整齐
放进柜子

长大后
我常年在外出工作
母亲常常拿出那件毛衣
细细端详

成家后我才明白
那件毛衣是她引以为傲的杰作
因为我穿过

（方泳霖）